

提出“文化运动不要忘记美育”，并把他的主张实现到艺术学校的建立上，实现到各级学校的美育课上。

那么他为什么如此重视美育呢？蔡元培曾经接受过康德的哲学思想。康德分裂现象和本质，蔡元培则分裂“现象世界”和实体世界，但人又要想达到本质世界，怎么办呢？康德提出了这个问题，后来黑格尔加以解决，是用美学作为中间的桥梁。蔡元培更明确用美育来解决，他说：“虽然世界观教育，非可以且且而聒之也。且其与现象世界之关系，又非可以枯稿简单之言说袭而之也。然则何道之由？曰美感之教育。美感者，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，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，而为津梁。”何以美育可成为这种津梁呢？他认为，在现象世界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，随离合生死祸福等现象而不同。“至美术则即以此等现象为资料，而能使

对之者，自美感之外，一无杂念”。（《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》《蔡元培教育文选》第5页）通过美育的作用，可使人“无厌弃而亦无执著，”这样就沟通了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。他称起这种沟通作用的美感为“纯粹之美育”。在这里，美育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，这种作用主要是靠净化人的灵魂发生的。所以蔡元培把它抬到这么高的地位。

当然，这里对于美育作用的解释是有点玄妙的，而且事实上也并不可能这么神秘。但是，就对美育的充分重视，对于美育教育培养人的高尚情操的积极功能的充分认识，对于我们今天还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。相信如果我们都能象蔡元培先生那样重视美育，都能真正地把美育作为学生四育之一，并进而重视整个社会的美育，那么必将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，真正地健全下一代的人格。

## “逝者如斯夫”浅析

李 拂

高中语文课本上有一首毛泽东同志的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，词中的“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”，引自《论语·子罕》，完整的句子是：“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这句话寓意深远，历来为人们所传诵。

怎样理解“逝者如斯夫”？高中语文课本作了这样的注解：“（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）孔子在河边上说：“一切事物的流逝就象这流水一样啊”。将“逝者”解释为“一切事物的流逝”，将“斯”解释为“这流水”。“逝者”原指“逝去的事物”（其中当然也包括“流水”），语文课本的注解在“事物”之上益以“一切”二字，已经稍作发挥了。但古代的一些学者也有作类似解释的，如《论语郑注》：“逝，往也，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。”这里的“凡”即“一切”的意思。

作为中学语文课本，这样的注解很通达，简要地说出了孔子原话的含义，能便于学生学习。但如作为语言问题来研究，我认为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，最好的解释应是“流水（逝者）象这样啊（如斯夫），日夜不停地流（不舍昼夜）。”即是

将“逝者”的外延缩小，确指为“流水”。这样的解释，亦能在古代学者的解释中，找出根据来。朱熹《论语章句集注》注解：“天地之化，往者过，来者续，无一息之停，乃道体之本然也。然其可指而易见者，莫如川流，故于此发以示人，欲学者时时省察，而无毫发之间断也。程子曰：“此道体也。天运而不已，日往则月来，寒来则暑往，水流而不息，物生而不穷，皆与道为体，运乎昼夜，未尝已也。是以君子法之，自强不息，及其至也，纯亦不已焉。”朱熹和程子，都认为“逝者”即“道体”（按：道体当指事物的普遍规律。“道体”之说，与汉儒“往者”之论，实无差别。汉儒重事实，故将“逝者”释为“往者”，意即“逝去的事物”；程、朱重“理性”，故释为“道体。”），又说“其可指而易见者，莫如川流”；又说，其中含有“水流而不息”。因此，将“逝者”的外延缩小，确指为“流水”，是可行的，亦是有所根据的。

有人说：“‘流水象这样啊，日夜不停地流’，是缺乏意义的。”其实，这不仅不缺乏意义，而且正是它的好处：语言平实，含义却深，所谓“其称

名也小，其取类也大。”（孔子语，见《易·繁辞下传》）如就在《论语·子罕》同一篇中：“子曰：苗而不秀者有矣夫！秀而不实者有矣夫！”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！”难道孔子是在指苗和松柏说的吗？又如“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。”何尝不是言在水而意在水之外呢？正因为孔子似乎在漫不经心地说着人们常见的“水流不息”的自然现象，而实际上却是言近旨远，“勉人入学不已”（这也是程子解释“逝者如斯夫”的话，见朱熹《论语章句集注》），这才被他的弟子们记载下来，从而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共鸣，以至后来的学者、诗人，常常从它引起对流水的许多联想，并从不同的方面阐发自己的理解和感受，借以抒写自己的情怀。

唐温庭筠《苏武庙》：“茂陵不见封侯印，空向秋波哭逝川。”这里的“逝川”就是“流水”。“向秋波哭流水”，不就是“逝者如斯夫”的意思么？

有人说：“这‘逝者如斯夫’中的‘斯’才是指‘流水’，后来的‘逝川’也是从‘斯’来的。不能用‘逝川’来证明为‘逝者’，从而证明‘逝者’为‘流水’。”我认为，将“斯”解释为“这样，也仍然指的是‘流水’，这是一致的，问题在于‘逝者’。如上文所说，“逝者”的外延，既然包括“流水”，为什么不能根据“子在川上”那样特定的环境，直接解释为“流水”呢？而“逝”字本有“流逝”的意义，将“逝者”解释为“流水”，无论从字面和含义来看，都是合乎逻辑的。当然，如果离开了特定的环境，将“逝者”解释为“流水”那就欠妥了。宋陆游《望江道中》一诗，开头的两句：“吾道非耶来旷野，江涛如此去何之？”这两句诗都与孔子有关。前一句是孔子在陈绝粮时与弟子的对话（见史记·孔子世家），后一句即是“逝者如斯夫”的翻版，陆游也是直将“逝者如斯”写成“江涛如此”了。

将“逝者如斯夫”解释成“一切事物的流逝就象这流水一样啊！”语言平淡，无弦外之音，无人深省的“潜台词”，索然寡味，犹如无毛之皮发一览无余；如解释成“流水象这样地流啊！”那就于“微言”中见其“大义”，言近旨远，耐人韵味，犹如有毛之皮，文章天成，寓于自然后会于心。虎豹之皮美于犬羊之皮，而“虎豹之鞞”则“犹犬羊之鞞”了。孔子十分重视语言的作用，曾说过：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（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）又曾教导他的儿子孔鲤说：“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从“语言美”这一角

度出发，前一种解释只是陈述性的语言，后一种解释则是意在言外的文学语言，所以后一种解释优于前一种解释。而言简意赅、含蓄隽永、言近旨远、寄托遥深，正是《论语》语言上的特色。故不揣谫陋，成此短文，聊备一说。不当之处，请同志们指正！

## 李 陵 辩

沈 淦 钱 健

近来谈了好几篇评论李陵的文章，对李陵的投降问题及功过问题展开了讨论。我们也想对这些问题谈一些粗浅的见解，兼和于汇魁同志商榷。（其文《也谈李陵败降的责任在谁》载《历史知识》1981年第4期，以下简称《于文》）。

李陵是西汉将领，战败后投降了匈奴。这种变节行为当然是错误的。但司马迁根据他在战场上英勇奋战、立有大功、因无援而败的具体情状，再结合李陵平时的为人，得出他的投降是权宜之计，是“欲得其当而报汉”（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）的结论，则是可信的。而《于文》则认为司马迁辨护失当：

“但是，正象司马迁自己承认的那样，他和李陵，虽然‘俱居门下’，但‘素非相善也，趣舍异路，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。’所以不可能了解得很深。他称道李陵‘事亲孝，与士信、临财廉、取与义、分别有让，恭俭下人。常思奋不顾身，以徇国家之急’，‘有国士之风’等等，只不过是一些个人感觉。凭感觉的东西确认李陵的投降是‘权宜之计’，显然是不恰当的……李陵归汉的念头从投降之初就断绝了。”

这样看来，能否对一个人作出恰当的评价，关键在于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私交。私交不深=了解不深；了解不深，自然评价不当。这种看法是不对的，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。《于文》又说：“其实，李陵从投降起，就已经把他的家族抛弃了。李陵身为汉将，对汉法是熟知的；投降匈奴定遭灭门，他是清清楚楚的，但他还是投降了。这就很有力的说明，李陵的行动并不系于他的家族的安危……李陵归汉的念头从投降之初就断绝了，并不是汉武帝杀了他的全家以后逼迫出来的。”